

KEJIA FANGYAN

# 客家方言 语法研究

何耿镛 著

176  
425

厦门大学出版社

YUFA YANJIU

1991年度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客家方言语法研究

何耿镛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9 号

客家方言语法研究

何耿镛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尤溪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4.5 印张 112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615-0771-0/H·58

定价：3.20 元

## 前 言

客家方言流布较广。它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四川、台湾等省，其中广东、福建的客家人，是客家民系的主要部分。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中，亦有为数不少的客家人。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诸方面的原因，客家方言内部有较大的一致性。当然，说它内部有较大的一致性并不等于说它内部次方言之间没有差别，而只是说次方言之间的差别，并未造成彼此交际上的障隔。客家方言内部差别，既表现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语法的某些方面。就语音差别而言，表现为系统性差别和非系统性的差别。系统性差别是指表现在音类系统上的差别，非系统性差别则是个别字读音的不同。如广东客家话中的大埔话，声母有舌尖前塞擦音  $z$   $c$   $s$  和舌尖后塞擦音  $zh$   $ch$   $sh$  的分别（古知组董组声母为  $zh$ 、 $ch$ 、 $sh$ ，精组、庄组声母为  $z$ 、 $c$ 、 $s$ ），而梅县话则合而为一，只有一套舌尖前塞擦音  $z$ 、 $c$ 、 $s$ ；梅县话、大埔话的韵母系统中，都保留了  $-m$  尾韵，而兴宁话则  $-m$  尾消失， $-m$  尾韵变为  $-ng$  尾韵，如古侵韵字“林、金、禽、侵”，梅县、大埔韵母为  $im$ ，兴宁话韵母则为  $iung$ 。这就是系统性的差别。又如“梅”，梅县话读“ $moi$ ”，大埔话读“ $mui$ ”；“县”梅县话读“ $yan$ ”，大埔话读“ $xian$ ”；“冷”梅县话读“ $lang$ ”，大埔话读“ $len$ ”。这就是非系统性差别。形成客家方言内部语音差别的原因，一方面是各次方言内部自身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接受各自邻近的不同方言的影响。如：

例字	开	去	客	苦	裤
大埔	koi	ki	kak	ku	ku
梅县	hoi	hi	hak	fu	fu

上列诸字梅县话的读音，显然是受广州话的影响而与大埔话的读音不同。

客家方言内部词汇也有差别。如“现在”的意思，梅县说“ya<sup>31</sup> ha<sup>41</sup>”，大埔话说“gin<sup>44</sup> gai<sup>44</sup>”；又如表远指的指示代词“那”，梅县话说“gei<sup>23</sup>”，大埔话说“gai<sup>23</sup>”或“gun<sup>24</sup>”。语法方面的差别，如大埔话人称代词第一人称有包括式“en<sup>44</sup>”（相当于“咱”）和排除式“ngai<sup>24</sup>”（相当于“我”），而梅县话则没有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不过，就总体而言，客家方言内部语法的一致性，大於语音、词汇的一致性。

汉语方言之间或汉语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就一般情况而言，也是语音、词汇差别大於语法差别。就客家方言与普通话的语法而言，构词法和词组的基本结构类型，句子成份和句子的基本结构，复句的类型等大体都是一致的。当然，客家话的语法也有它某些显著特点，这主要表现为：（1）构词法中后缀成份的多样性；（2）各类词特别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有它自己的语法特点；（3）句子的结构关系比较灵活；（4）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与修饰成分之间和谓语与补充成分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5）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的特殊语法形式和语法作用等等。因此，《客家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全面反映客家方言语法概貌的基础上，力求突出客家方言的语法特点。书中有关语法的一般概念、一般的基本知识叙述从略，而直接进入语法问题本身的讨论。

研究客家方言语法，不能离开客家方言的语音。因此，在研究语法之前，需要研究它的语音系统，并把它的语音系统用标音符号表示出来。因为（1）客家话中有许多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有

音无字，需要用标音符号标注；(2) 语法问题往往与语音问题有关系。如“曲”。“唱曲”的“曲”是名词，读“kiuk”（阴入）；“弯曲”的“曲”是形容词，读“kiut”（阴入）。又如“死”（Si<sup>31</sup>）本是上声字，在陈述句中，当它作谓语时读上声，如“佢死碧了”（他死掉了）；当它作补语时则读阳平，如“鸟子饿死”。又如“烂”（lan<sup>41</sup>），本是去声字，当它在陈述句中作补语时，仍读去声，如“碗打烂了”（碗打破了）；而在感叹句、祈使句中作补语时，则读阳平，如“碗打烂！”“碗莫打烂！”前一句是感叹句，后一句是祈使句（别把碗打破了！），“烂”都读阳平“lan<sup>24</sup>”。因此，在阅读本书语法研究之前，先要阅读语法研究后面所附的语音，了解它的声、韵、调系统和标音条例以及有关说明。

笔者是广东大埔县人。本书依据的基本材料是大埔客家话。从汉语史的角度看，大埔话的语音系统有它特殊的研究价值。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语法研究。前面说过，客家话内部语法的一致性大於语音、词汇的一致性。因此，依据大埔话作基本材料概括出来的语法规律和特点，在客家话中应有它较大的共同性。

# 目 录

前言	(1)
壹. 词的分类和各类词的语法特点	(1)
(一) 名词	(1)
(二) 动词	(5)
(三) 形容词	(11)
(四) 代词	(14)
(五) 数词	(19)
(六) 量词	(19)
(七) 副词	(22)
(八) 介词	(25)
(九) 助词	(27)
(十) 连词	(28)
(十一) 叹词	(28)
贰. 词的构成和词缀分析	(30)
(一) 词的构成	(30)
(二) 词缀分析	(32)
叁. 词组	(37)
肆. 单句	(42)
(一) 句型	(42)
(二) 句子成份	(43)
(1) 主语	(44)

(2) 谓语 .....	(46)
(3) 宾语 .....	(50)
(4) 定语 .....	(53)
(5) 状语 .....	(55)
(6) 补语 .....	(63)
(三) 几种特殊句式 .....	(72)
(1) 表示“比较”的句式 .....	(72)
(2) 被动表示法 .....	(72)
(3) 关于处置式 .....	(73)
(4) 关于“有”字句和“靠”字句 .....	(74)
(5) 疑问句表示法 .....	(81)
(四) 单句句式的综合讨论 .....	(82)
(1) 主谓关系 .....	(82)
(2) 主宾关系 .....	(84)
(3) 定状关系 .....	(84)
(4) 状补关系 .....	(84)
(5) 宾补关系 .....	(85)
(6) 特殊补语 .....	(86)
(7) 词序变换对结构和意义的影响 .....	(87)
(8) 词的兼类和词的多义性引起的结构关系和 语义的变化 .....	(87)
(9) 带有复指性的句子成分 .....	(88)
(10) 字调与句子成分和句型的关系 .....	(89)
(11) 句末表示揣测的语气助词与句型的关系 .....	(90)
伍. 复句 .....	(91)
(一) 联合复句 .....	(92)
(二) 偏正复句 .....	(93)
(三) 复句的紧缩 .....	(95)



(四) 多重复句 .....	(95)
附录：客家话语音系统 .....	(97)
壹. 音系 .....	(97)
式. 声母和韵母特点 .....	(104)
参. 同音字汇 .....	(112)
客家话标音举例 .....	(127)

## 壹. 词的分类和各类词的语法特点

按照词和词的结合关系，词在句子中的职能以及词的形式和形式变化这几项标准，客家方言的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付词、介词、连词、助词（包括语气助词）、叹词十一类。

### (一) 名词

单音：人、猪、粥、禾、面（脸）、屋（房子）、春（蛋）、鼻（鼻涕）、索（绳子）、翼（翅膀）、地（坟墓）

复音：目珠（眼睛）、目汁（眼泪）、饭饮（米汤）、灶下（厨房）、头那（头）、面灰（面粉）、担竿（扁担）、颈根（脖子）、肚屎（肚子）、古子（故事）、鸡子（鸡）、桌得（桌）、鸭得（鸭）、石头、担头（担子）、镬头（锅）、牛牯（公牛）、猪嫲（母猪）、猴哥（猴子）、雷公（雷）、耳公（耳朵）、鼻公（鼻子）、舌麻（舌头）、刀麻（砍柴的刀）、老蟹、老虎、老鸦（乌鸦）、细人子（小孩）、头那毛（头发）、瞎目子（瞎子）、江龟年（蝌蚪）。

名词的语法特点：

(1) 指人和物的单音名词可加“子”“得”“公”“嫲”“麻”

“头”“哥”等后缀；指人的单音名词，可加“阿”“老”等前缀（阿哥、阿叔、阿芬、老张、老弟、老叔）；某些动物名词也可带前缀“老”（老虎、老鼠、老鸦、老蟹）。

(2) 可受数量结构修饰（一个人、一张纸、一领衫、一条歌、一张镢头、一条桥）；不受副词修饰。

(3) 一部分单音名词，其中主要又是表示人或动物肌体各个组成部份或感官名称的一些名词，它的后面可带上重叠音节，构成 ABB 式的固定结合形式。如：

头 dam①dam①；伸出头，表示东张西望。

毛 pai①pai①；形容披头散发。

目 nang④nang④；睁大眼睛瞪着。

耳 gok①gok①；形容竖起耳朵静静听着。

脚 kia④kia④；两腿张开。

舌 lei②lei②；伸出舌头。

肚 dot①dot①；腹部脂肪多而凸起。

肉 zon④zon④；形容肥胖多肉而且坚实。

额 zep①zep①；形容愁眉苦脸。

星 vang③vang③；夜空晴朗，繁星闪烁。

水 mui②mui②；细雨绵绵。

这类词有个共同特点，都是表现人、动物或现象处于某种情况，显露出某种状态，流露出某种神情或表现出某种模样。如“gun②只人额 zep①zep①（·de）”，意思是说那个人愁眉苦脸。“牛过坑，尾 dang①dang①”意思是说牛过小溪，一下水尾巴就竖起来。在 ABB 中的 B，有些原来是动词或形容词，如“脚 kia④kia④”中的“kia”（张开）是动词，“zhoi④（咀巴）fei③fei③”中的“fei”（歪，不正）是形容词；有些则不是词，纯粹是音节，离开它前面的名词就不能独立存在，如“肚 lia②lia②”中的“lia”，“星 vang③vang③”中的“vang”。不管 B 原来是词还是纯粹的音

节，ABB 都是表达完整的特定含义的固定组合单位。从这类词所表达的意义来看，有如下几种情况：

(a) A 后面的 BB 具体形式不同，意义也不同。如：

目 nang④nang④：睁大眼睛瞪着。

目 mia①mia①：眼睛不太舒服，看东西不清楚。

目 kok①kok①：眼睛凹陷，精神不佳。

目 gu③gu③：眼睛凝视，有所希求。

目 gep①gep①：注视着某种东西并希望得到它。

目 tet②tet②：眼睛睁大，眼球鼓起，形容人的凶相。

目 mi①mi①：眼睛眯看。

目 shoi②shoi②：不留心看，很容易看到的東西都看不见。

(b) 表示的意思大体相同，但表示的程度或性质有所不同。

如：

肉 dep①dep①：肥胖多肉。

肉 zon④zon④：肥胖多肉而且坚实。

(c) 表示的意思大体一样，但适用的范围或对象不同。如：

肚 lia②lia②：肚子大，指较大动物或鱼类体内有胎或卵。

肚 lo②lo②：肚子大，一般指较大动物体内有胎。

在普通话的书面语中，有些名词也有 ABB 式的组合形式，如“泪汪汪”“雪皑皑”之类。但客家话的 ABB 式较之普通话的 ABB 式却有两个显著特点：(A) 客家话 ABB 式中的 A 较之普通话 ABB 式中的 A，范围要大得多，数量要多得多，前面许多客家话能构成 ABB 的名词，普通话都不能构成 ABB 式；(B) 客家话 A 与 BB 的组合复杂多样，如“目”与 BB 的组合至少就有八种之多。

(4) 有些双音名词可以构成 AABB 式的重叠形式，表示数量多；还可构成“无 (mo②) × 无 (mo②) ×”的形式，表示数量少或情况不好。如：

朋友 朋朋友友 无朋无友

亲戚	亲亲戚戚	无亲无戚
情理	情情理理	无情无理
头 tak① (头绪)	头头 tak①tak①	无头无 tak
头牲 (家畜)	头头牲牲	无头无牲
味遂 (味道)	味味遂遂	无味无遂
道理	道道理理	无道无理
心性 (心绪)	无心无性	
规矩	规规矩矩	无规无矩
屋舍	屋屋舍舍	无屋无舍
灵性	无灵无性	

(5) 口语中没有复数表示法 (如普通话的人们、同志们)。如果要表示复数, 通常在名词前加“an②多” (相当于“各位”)。如“an②多同志”“an②多人客”等。

(6) 单音名词一般不能重叠 (没有“羊羊”“索索”“猪猪”“桥桥”之类的说法), 但有些表示器物的名词可以重叠, 重叠后含有“每一”的意思。如:

桌	桌桌都坐满了。(每一桌都坐满了)
缸	缸缸水都装满了。(每缸水都装满了)
间	间间都有人 (每个房间都有人)
镬	镬镬水都滚了。(每锅水都烧开了)
碗	碗碗饭都系烧个。(每碗饭都是热的)

(7) 在句中常作主语、宾语和定语。如:

牛食草。(“牛”为主语, “草”为宾语)  
糯米粥 (名词“糯米”修饰“粥”)

(8) 表示方位的名词, 如: 项 (上、上面)、下 (下面)、上背 (上面)、下背 (下面)、di①背 (里面)、外背 (外面)、面前 (前面)、背后 (后面)、左片 (左边)、右片 (右边)、东片 (东边)、西片、南片、北片, 常放在其他名词或名词性的词组后面组

成方位结构。如桌项（桌子上）、桌下（桌子下面）、桌背后（桌子后面）、屋面前（房子前面）屋 di①背（房子里面）等等。方位结构在句子可作主语，如“桌项 git②净”（桌上很干净）；可作状语，如“桌项写字”（在桌子上写字）。方位结构前面如加上介词，就组成了介词结构。如“腾屋背后来”（从房子后面来）。

## （二）动词

单音：炊（蒸）、孩（挑）、搵（推）、寻（找）、踏（踩）、行、歇（休息、住宿）、跔（站）、着（穿）、眠（躺）、惊。

复音：经问（询问）、打理（料理、理睬）、打落（轻视、瞧不起）、打叠（收拾）、商量、抽车（指小孩对大人耍脾气）、甘愿、交甲（交往）。

动词语法特点：

（1）能受副词修饰。如“唔坐”（不坐）、“再来”、“莫惊”（别害怕）、“刚刚眠落”（刚刚躺下）。但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只限于表示心理状态或心理活动的动词。如“好惊”（很害怕）、“好惜”（很疼爱）、“十分劳心”（很操心）。

（2）能受形容词修饰。如“giak①giak①走”（快走）“慢慢行”、“dem①dem①坐”（“dem①”有安安静静的意思）。这类动词只限于表示人的具体动作的动词，形容词亦限于表示速度或状态的形容词。

（3）客家话许多单音节动词前面都可带上形容性或描写性的重叠音节（相当于副词性的重叠音节修饰动词），构成 BBA 式的固定组合单位。如：

lep②lep②teu②（跳）：不停地跳着。

gep②gep②zhun①（颤）：不停地打颤、发抖。

nung③nuf g③行：指虫不停地爬行着。

lai②lai②眠：直直地躺着。

hai②hai②cen①（呻吟）：不停地呻吟着。

gut②gut②吞：一口接一口地吞下去。

lau③lau③讲：把事情从头到尾，从始至终直说。

vang③vang③啼：指鸡不停地啼叫着。

bat②bat②跌：不停地落下来。

dang①dang①跽：直直地站着。

动词前带上 BB 之后，尽管表示的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含有“连续不断”或“持续时间较长”的意思。BBA 中的 BB，用来摹拟或描绘动作活动的具体情状或态势。BBA 中的 B 有三种情况：(A) B 是拟声音节，如“gut②gut②吞”的“gut②”、“hai②hai②Cen①（呻吟）”中的“hai②”；(B) 对动作带有摹拟性或描绘性的音节，如“的的转”（急速旋转）中的“的”（dit①）；(C) 极少数原来是动词或形容词，如“luk①luk①迷”中的“luk①”（搅拌）是动词，“dem①dem①坐”中的“dem①”是形容词。BB 虽是在动词前带修饰性的成份，但不同于一般副词，因为它多数只是纯粹的音节，不能离开它后面的动词而独立存在，且 BB 随着动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 BBA 是表示某种特定含义的固定组合单位。一个动词往往可以带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BB，BB 的具体形式不同，表示的意义也不完全相同。如“biao②biao②射”是指流体的东西从管道内急速喷射出来，“biak②biak②射”则是指粒状物向四周弹射；“dit①dit①转”。指器物不停地转动，“din②din②转”则是指人绕圈子。

(4) 一般不能重叠。如“揀”（挑），不能说“揀揀”；“踏”不能说“踏踏”；“跽”（站）不能说“跽跽”。单音动词也没有像普通话“×一×”的格式（如“想一想”“笑一笑”等），如“揀”“寻”“搵”（推）都没有“揀一揀”“寻一寻”“搵一搵”的说法。

普通话向双音动词，有 ABA<sub>B</sub> 的重叠形式（如“讨论讨论”“研究研究”“批评批评”等），客家话的双声动词没有这种重叠形式。但在客家话中，两个同义（近义）或反义的单音动词，可以组成 AAB<sub>B</sub> 式的重叠形式和“无（mo②）×无（mo②）×”形式。AAB<sub>B</sub> 式表示次数多或动作的持续；“无×无×”表示“次数少”或“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

经 问      经经问问      无经无问（“经”有“打听”的意思）

揸 担      揸揸担担      无揸无担

讲 笑      讲讲笑笑      无讲无笑

行 走      行行走走      无行无走

上 下      上上下下      无上无下（“上”“下”为动词读阴平）

出 入      出出入入      无出无入

不过，也有不少两个同义或近义动词的组合，只有前一种形式而没有后一种形式。如“摸”和“觅”都表示人闲暇在家，对家物，环境随便收拾摆弄，就只有“摸摸觅觅”的重叠形式，而没有“无摸无觅”的组合形式。

（5）普通话的动词有“×不×”的格式（如“吃不吃”“说不说”之类），客家话没有这种格式。客家话在表述“×不×”的意思时，用“爱+动词+mo②”的格式。如“爱食 mo②？”（吃不吃？）“爱讲 mo②”（说不说？要不要说？）。

（6）客家话动词的后附成份有“紧”“了”“过”“het②”“pet①”“ciu①”“倒”。

紧 相当于普通话时态助词“着”，表示动作活动的进行态或持续态。如“食紧饭”（吃着饭）、“拿紧书”（拿着书）、“行紧路”（走着路）。但这种性质的“紧”与普通话的“着”又有点不同。客家话的“紧”与动词之间还可插入一个“het②”。如“拿 het



②紧书”“煮 het②紧饭”，表示的意思仍然是动作活动正在进行或持续。

了 两种读音：一种读轻声 lie，相当于普通话表示完成态的时态助词“了”。如“买了三本书”、“来了三摆”（关了三次）、“食了夜”（吃了晚饭）。另一种读音为“leu③”，含有“……之后”的意思。如“食 leu③饭”意思是吃饭之后。

过 与普通话表示动作活动的过去态或经历态的时态助词“过”相当。如“去过广州”“食过海参”“洗过水”。

pet① 相当于普通话动词后的“掉”，如“食 pet 佢”（吃掉它）、“倒 pet 佢”（倒掉它）。

ciu① 附在动词后面，含有“全部”“没有剩余”的意思。如“捡 ciu①了”（完全收拾好了），“割 ciu①了”（全部收割完了）。有时“ciu”和“pet”还可以连用，如“割 ciu pet 了”（全部收割完了）、“食 Ciu pet 了”（全部吃完了）。

het② 相当于普通话动词后的“住”，如“拿 het”（拿住）、“看 het”（看住）。

倒 (do③) 附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活动达到了目的或收到了效果。如：

东西买倒了。（东西买到了；买到了东西）

鸟子打倒了。（鸟（被）打中了）

贼古捉倒了。（贼抓到了）

以上各句中的“倒”不同于“倒下”的“倒”。如“分风吹倒了”（被风吹倒了）的“倒”是“倒下”的“倒”。

如果动词与“倒”之间加进助词“得”，则表示“可能”。如：“东西买得倒”，是“东西能买到”的意思；“贼古捉得倒”，是“贼能抓到”的意思。

(7) 在句子中经常作谓语，多数能带宾语。由于某些动词含有不同的意义，因而在某种情况下是及物动词带宾语，在另一种